

和伯等为之解说，不能允从。尚赖钦使不能扣留，否则并船上须扣留两礼拜，船人齐受累矣。乃婉谕陈裁缝，令其宽心居此，亦甚费调处也。锡兰出宝石，登舟索买者甚众，制造亦颇精也。

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甲子。寄家信，并致冯竹儒、唐景星、朱宇恬及志城四信。辰刻过船，船名北夏窠尔云为印度极北省名，前船大礮廓尔则印度极南省名，西人名船多类此。船主怀得。视前船较大，而新造成甫二年也。十一点钟上岸，户部司布莱司放船来迎。炮台响炮十五，西洋所以待一等公使者也。按察司路司马力阔、总兵克拉尔克并迎于海次。询知地名高诺。总督格蕾夏理驻扎科伦布，距此二百四十里。锡兰岛周回千馀里，泊船处其形如臼。上岸不出透南一角，至按察司寓处小坐。总督派中军谈布来此迎迓，因陪游近地佛寺及按察司所管监牢，并派土司狄习拉瓦为之前导。监牢不及香港规模，而精洁则同。大监八所，每所监十七人。日间督使工作。罪犯重者，禁锢别为一院，每房一人。女牢一院，凡二所，每所亦十七人。亦有病馆。（寺佛）〔佛寺〕二所，一在山阜，稍盘而上，一则沙地。屋皆卑狭，中惟（槩）〔塑〕卧佛一尊、侍者二尊。僧施黄布以帷其身，而偏袒右臂。索经观之，皆贝叶为文，以绳贯其中，而用锦袱袭之。字皆作连式。令寺僧诵之，微近刺麻梵音，而南无二字极明显。殿旁皆有白塔，前列石幢，树幡其旁。西洋并以释迦生长锡兰。疑释迦弟子迦叶、文殊、普贤皆谓别生一世界，或此岛迦叶所生，释迦自生印度。今东印度安额河，（南东）〔东南〕流出孟加拉，即佛书所谓恒河也，如来生长自当在东印度，而锡兰之崇信佛教，自是佛门弟子传流如此。椰子遍地成林，寺僧剖椰子为茶以供客，云椰子充饮、馒头树结果充食，得此无忧饥渴。婆罗树、贝叶树所在有之。其沙地者，询其寺名，曰：瓦路喀拉马。问此何义，曰：此谓沙地，僧

人建寺耳。至此，行游半日，不见中国一人矣。闻岛中亦尚有粵人，贸易于此。旋至按察司处午饭。有利如洋行商人毛里逊来见。路司马力阔亦告知其家住伦敦之堪普屯坊南威拉巷第十五号，其子方习讼师，可以往觅之。炮台一所，即克拉尔克所辖，兵凡四百人。泊高诺者，仅夹板商船十餘，无兵船。法国兵船一，云往来西贡者也。是日酉刻开行，大风。

初八日。午正，行六百二十四里，在赤道北六度四十九分。伦敦东七十六度四十八分。自锡兰至亚丁，计程六千四百零二里，渐自南而趋西北，距赤道视锡兰一日程略远至度许。与禧在明谈，询及荷兰在苏门答腊交战情形，云其酋塞勒敦苦荷兰之征求，称兵拒之耳。因论及荷兰所据南洋各埔头，课税以济国用；英国不然，地租税课取之其地，即于其地用之。即印度、澳洲，岁入至千百万，亦只备用地方而已，如开河、修路及添设学馆，以本地之财，济本地之用，而使其人民共之，故无怨者。苏门答腊各小国，有乐以其地献之英人，而不愿附属荷兰，亦以此故。同舟段熙奕，为威诺斯里兵官，乞假回国。送者如云，鼓乐喧阗，制旗以旌之，题曰忠勤正直，盖皆华商之流寓者。南洋自槟榔屿以东，闽广人率居十之七八，锡兰以北则寥寥矣。段熙奕在官亦一佳士也。又有俄里瓦者，在福建南台开设大茂洋行，曾充俄国领事官，早知予名，亦相就通殷勤。

初九日。午正，行七百五十里，在赤道北七度五十五分。伦敦东七十二度四十六分。已入俾路芝回部地，在印度河之西，其地正当印度海也。是日礼拜，听讲者二十餘人，弹洋琴作歌以礼天神。洋妇韦理勤歌声清越，婉转悠扬。历一时许始散。德国水师兵官拍森、格尔里默斯相就谈，询知凡二十一人游历南洋，推测天文、海道及行船之宜，兵头一人督率之，名阿尔阿塔，船费皆出自国